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一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用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謂調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啟詞端

實為濫觴之始故詞須宛轉絲麗淺至儂俏挾春月烟
花於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
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
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戎服也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隄
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何者其婉孌而近
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蟬緩而就
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

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
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
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
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何元朗云樂府以曠逕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
美

昔昔鹽阿鵲監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
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羌胡

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
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
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按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
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揚用脩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為非太白作
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
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

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
幾個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
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
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闌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
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雅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詩也寒雅數點流水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為詞家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軍於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揚花水龍吟慢又進柳妙處一

塵矣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清天
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
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
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
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鷄報非歌行麗對乎細

雨夢迴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着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鈞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靜費鑪烟淡語之有景者也景在費字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

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
一生憔悴能消幾個黃昏此恒語之有情者也咏雨點
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此淺語之有情者也
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因為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
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喚起兩眸清
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擣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碧

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
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
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矣此非深於閨恨
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驕花寒食夜種種惱人天氣
寵柳驕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小
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時

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万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却在押字而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星相之相

從俗字

永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啼鳥喚行人又
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恨被揄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力矣史
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叫雲
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為幌美成暈酥砌玉魯直鶯嘴
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為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試將春色去紗窻幾陣黃梅雨有

天然之美令闕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遠天涯各自佳

永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勝畫畫勝文文勝詩然文等耳餘俱非子瞻敵也魯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詩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

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為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獻達雲集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勅仁王院落髮為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為耳

宋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進仁

宗閱首句漸亭臯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游鳳輦何處
與真宗挽歌暗同慘然久之讀至太液波翻忿然曰何
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此詞之不遇者也高
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
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
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即日予釋褐
此詞之遇者也耆卿詞毋論觸諱中間不能一語形容
老人星自是不佳重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

眼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臨江僊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寓調笑徽皇
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
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僊詞
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
里送鷺毛又令賦陳朝檣以陳字為韻檣亦高五六丈
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

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
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
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
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
個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
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凝聞其至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
疎明日攜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窻摸戶入房
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

玉雪頗有腴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
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
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
若在當為絕倒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
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穰穰有致去宋尚隔一
塵揚狀元用脩好八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詞

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鍾律不得調平者耶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北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北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搨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為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

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為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仙呂調宜清新絛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惋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

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
條蕩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拍宜急併虛歇商角宜
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泉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
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見雍熙樂府楚愍王序然
出周德清元人也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
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
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

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八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刪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者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愚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

語澁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襯斲字太長者皆所
當避四陰陽如同一東韻也輕如東鍾松沖之類為陰
重如同戎龍窮之類為陽喚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
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揚用脩乃
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對耦有扇面對重疊對救
尾對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如儂呂南呂中呂正有子
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
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
東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
妙境小語如上牀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踈俊可
咏元人稱為第一真不虛也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
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 滋洛陽千種花潤梁
園萬頃田 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

掩映芙蓉面 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
半天風雨灑松梢 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
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景語 手掌兒裡奇
擊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 哭聲兒似鶯囀喬
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 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
人遠天涯近 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
玉容寂寞梨花朶 臘脂淺淡櫻桃顆是駢麗中情語
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 拄着拐幫

閒鑽懶縫合脣送暖偷寒
昨夜個熟臉兒對面搶白
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廝侵
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
儷中諱語
落紅滿地臘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
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
補牆東缺
枯藤老樹昏雅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玉
盤亂洒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
紅葉落火

龍褪甲蒼松蟠恠鱗張牙 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
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僂翁何處煉丹
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數落花楚
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
灘頭雖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
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意中爽語也十二玉欄
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
語也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

兒臙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也參旗動斗柄那為多情
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
千般得受用些兒個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
飛花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
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
間殃及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
呖却是你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握白晝怕黃昏一聲
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

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
水非熊 糟醃兩個功名字酷淹千古興亡事麩埋萬
大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譚
中竒語也搗殺銀箏韻不真揉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
痕索把拳頭搵譚中巧語也

元人歸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為標
編竹為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鶩鴨比鄰不遠遊堂上
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點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

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咏指甲者宜將鬪草尋宜把花枝浸宜
將繡線勻宜把金針紵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
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搗通身沁知音治相思
十個針豔爽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咏睡鞋可比
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至
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
所補也初以為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

夫十三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黥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前

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宮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德符說范睢出高文秀搗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楊顯之伍員

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鈞月出吳昌齡
陳琳抱粧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黃鶴樓千里獨
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
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
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
如西風鵬鷗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
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

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為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
賓如幽谷芳蘭勝玉霄如碧漢閒雲解于去矜如奎壁
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
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
鄭廷玉如佩玉鳴鑿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
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
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爭
芳庾吉甫如竒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

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
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
青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
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窻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
周德清如玉笛橫秋博呼密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
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
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鷗鷺冲
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

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
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
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
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
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
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
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
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

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
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
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
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
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
姚牧庵高拭即作琵琶記者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
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
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
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
片玉可八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
臯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
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揚
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阜夏均政如南山
秋色唐以初如僊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者有

為微之攷據中表親戚甚明且會真詩止載和章而闕
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
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
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
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
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
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蔽賢
者至此耶

謂則成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為朱教諭所補亦好竒之談非實錄也

則成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諧不當執末以議本也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

聞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句句
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
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
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期逼
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

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次
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別後是
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玉盤金餅是初學人得

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搗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為
出西廂之上搗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
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母亦厭
常喜新之病歟

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學
問才情足冠諸本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
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

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
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錄也

劉瑾以擴充政務為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鄴杜王敬
夫其鄉人也獨為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
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
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
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
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

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王漢陂所為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英雄此是名語然上句番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撰無出漢陂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尋思四字亦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康德溼既罷官居鄆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揚侍

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分不
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楊徐謂家兄
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為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
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揚踉蹌走免
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賞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習
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
德涵為奏之即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夫作南

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為護也南音必南
北音必北尤宜辨之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邃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
指冷鳳皇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出
自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
鶯兒只是譚語然頗佳

韓苑洛邦竒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
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北人粗野乃爾然亦自有致

揚狀元慎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
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為當家所許蓋揚本蜀人故
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
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燭
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充陰
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也第它曲多剽元
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踈刺刺諸闕一字不改
掩為己有蓋揚多抄錄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揚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
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
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
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
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
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楊
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旌臺為

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為南劇寶劍登壇
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月荆釵
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乎余謂公
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改妥
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為散套既多蹈襲亦淺才情然
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

而淺於風人之致

谷繼宗濟南人所為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謝
茂秦舊填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予輩談詩後慚愧
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徐髯僊霖金陵人所為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才
氣過之青樓俠少推為渠帥正德末上南征嬖伶臧賢
薦於上俾填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霖皇恐其

然不敢辭也後迴鑿事始解賢復薦吳中楊南峯循吉
楊以高尚不出一旦易阜笠屨韜兔鶻從臺司索餞見
上後應制成打虎諸曲頗云稱旨詔授官如霖楊大愧
駭懇賢獲免曲今存不大佳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
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職方
重劉待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為傑出其
板眼務頭攏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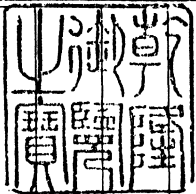
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璧微類耳金陵金白嶼鑾頗
是當家為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下水粼粼蘆花
上月紛紛予頗賞之

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
若庸希哲能為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
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即無雙傳
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
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安

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其它未稱是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為朱希真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歷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黃楊柳帶栖鴉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諠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栖

鴉青出於藍無妨並美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陳霖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二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
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
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

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
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
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
以隸為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為隸洪适因之而豐道
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為八分以真為隸也是
即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為隸歐陽氏之誤小
以隸為分以真為隸豐氏之誤大也為豐氏之說大約
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

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
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
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為
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
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恠如亢倉元命包
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為而可據為邈
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
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

之碑又何無一直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脩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為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

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
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
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
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
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
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蘄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
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
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

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指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即鍾氏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即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即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大書用筴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

者為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為余定州作飛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折為真隸似亦未為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减小篆為徑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法篆字相近非有批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批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

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行之此論一洗懷
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
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
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恠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
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
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

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鷺斷茶晚復毒熱有以為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以為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折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書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

已

按伯施者虞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泰和者李也清臣者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庾也子昂者趙也仲珩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豐於唐不取知章季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機明不取南宮履吉當別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為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
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
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
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為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
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
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
不如深藏猶為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為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絕若死蛇挂樹踏水蝦蟆語絕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

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
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之
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
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又
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
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虺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羣曰虛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裏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蚪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措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陰

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豪芒
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

目

取蘭亭之半以叅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叅
廟堂則方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徃徃左袒鍾張華俊
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
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

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
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
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
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
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
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
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
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

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
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
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
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
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
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
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
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啟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勅
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
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
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
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
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絕論其盡善或有
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
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

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筆
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
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
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
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
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

之筆札雖復粗傳措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
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
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
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
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
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
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
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擲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
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
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
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
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

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

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
為重儻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儻矣然同一人書也餓
隸之與皆拖子弟一瘦一肥母乃太相抵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僊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
虛欲僊欲僊尚未僊也漢武欲僊則又去僊遠也伯英
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
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

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竇泉述書賦云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竒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

吾嚮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

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
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
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
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為司徒會加司
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
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
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啟內勅旨具云如卿
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若飛鳧戲海舞鶴遊天等語

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
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
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
季直表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
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
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
令四十三天假以年果不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

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園密已為至矣其骨
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
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
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
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
不得不生晉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
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
書度

楊用脩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
肥難用脩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
瘦則結構易疎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
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
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
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嚙語白雲先生何人亦
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
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
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
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
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揚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叅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叅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

耳杜初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
玉潤微勝永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
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
而微軟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謂最為
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恣態有餘
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
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為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
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為

曲筆蔡京下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
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况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
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陽率
更不能脫酸餒氣旭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氣南晉
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
敬元為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

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為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煒煒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恍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

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為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示已殉王脩墓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

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感至比加下疇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思嫂等闊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材

帖為唐高宗衛夫人帖為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
中山河帖為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為陽冰裴公碣內字
右軍備官而行為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
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
州為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為然而云數往虎丘祖
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為伯高書二王帖
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

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
斷稱張融正蕪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
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為張伯英書
也而搨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
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
筆耶王米懸斷為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
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

大而逸者便以為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
便以為伯高藏真愚又推黃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
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
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拔茅連
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
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
英也又云伯英初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
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

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
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
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托桓江州
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為近至於
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為拘也
楊用脩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
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及茅
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

安其章草法有銀鈎蠶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鈎之敏尤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脩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傅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獍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獍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脩又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後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
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竒恠槩流金朝
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惡謬極矣
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傅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
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傅朋書最
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傅朋書世遂少見
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

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
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脩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
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
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
書殊有旭顛轉招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

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適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為逸老書蓋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辦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

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益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庫庫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踈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彥功少頗道爽晚成惡札龔璘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

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即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踈

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野種
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儻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
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狝信是陳狝韓
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
永絕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
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

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嘔噓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蓋知其為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字文非繆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絕環竒黃
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集思
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
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云黃庭如飛天
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
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能吾
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啟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